

反扶日論

呂煊著

4

國際現勢叢書

新智書店發行



· 呂 煊 著

新 知 書 局 出 版 ·

國際現勢叢書之四

反 扶 日 論

國際現勢叢書之四

反扶日論

著者 呂

發行人 沈

靜

芷 煊

發行者

新

知

書

居

上海四川北路一九九弄一〇八號

香港軒輊詩道三〇四號

分發行所

聯

營

書

店

重慶・漢口

有著作權 基本定價三元二角

目次

一	愛國·····	一
二	日本投降的陰謀·····	四
三	美日之間·····	七
四	麥帥陛下·····	九
五	偽造民意的日本憲法·····	一二
六	對日和會當作手段·····	一五
七	根據波茨坦宣言·····	二一
八	扶日的事實·····	三六
九	美國的辯解·····	五二
十	駁幾種論調·····	五七
十一	各國對美扶日的態度·····	六六
十二	中國對日政策·····	七〇
	跋·····	七六

一 愛國

不怕煙塵四面生，
江頭尚有亞夫營。
模黏老眼深更淚，
賺出淮南十萬兵。

——桃花扇，誓師

現在又是民族危機深重時候了。

我們先要呼喚國魂——呼喚徐亞夫，史可法，呼喚岳飛，文天祥，呼喚這次八年抗戰的陣亡將士，魂兮歸來！

日本軍國主義寢寢復興了。在美國公開而積極的扶助之下，復興在五年或三年之內完成，即將恢復「七七事變」前的軍事與經濟力量。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已無形消失，日本失敗投降已逐漸取得勝利。必須發出警報，中華民族已遭遇到雙重的威脅，美國扶助日本，他們結合一道。爲中國的獨立自由解放，爲神州國土的不受威脅，不再被侵略，爲我輩及我輩子孫的幸福安全，我們必要繼續愛國的抗戰精神，對祖國効忠，對民族盡孝，起來徹底反對美國扶日。

爲了抗戰，救亡圖存雪恥復仇的抗戰；中華兒女壯烈死難，拋頭顱，灑鮮血，犧牲

了千萬生命。閭閻廢墟，國土焦爛，物質損失無算。死者已矣，損失也無從追還。可憐我們鋒鏑餘生的人，靈魂肉體尚寸寸鱗傷，如何醫得？家有孤兒寡婦，野有血底暴骨，亂離妻妾，長恨綿綿，這國仇家痛，怎好忘記？

抗戰要我們出錢，出力，出命，負擔所有的負擔。人人指望着勝利遠景，前面閃爍着一幅美麗的圖畫，以為勝利將給人民以快樂，給國家以光明，為家亦為國，我們忍受了一切災難。詎勝利到來，希望竟淹然幻滅，當初景象會令人憤慨至於喊出「王八蛋才不當漢奸」。莫說不「報復」，中國人民誰也沒在日本人身上動過一根毛。休講「寬大」，中國人民已寬大到「人心思漢」去了，誰還和日本計較。我要求讀者別算這筆賬。我們有委屈，有不平，那是鐵的事實，但可以擔保，中國人民當不致於報羊羹之怨。在大立場上，個人事小，家庭事小，惟有民族的危機事大。我們曾為國家犧牲一切而無怨。現在是被打倒的日本帝國主義又爬起來了，中國再被侵略的危險又存在了，我們怎能不起來反美扶日？

日本軍國主義公然在迅速復興，鐵案如山，不容否認。美國要人對此固侃侃而談，洋洋得意，旁若無人。據司徒大使六月四日在南京招待記者說：「中國政府在對日政策上和美國在實質上是有個瞭解的。」這一「瞭解」兩字頗值得注意。如瞭解的意義，

包含中國政府也贊成扶日，有個祕密諒解，我們抗戰彪炳千古的勝利，不已付諸東流了嗎？看政府對學生反扶日運動的橫施壓迫，不惜施用武力，如臨大敵，在北平甚至開槍流血，在昆明則逮捕圍困，不遺餘力，這種態度不能教人無疑。各地政府當局，必能明悉此一運動是愛國運動，何以處處「找錯了題目」？負有責任的外交當道，對此大問題也是囁嚅其言，態度閃爍，丈二和尚，實在令人摸不清楚政府有無反扶日之意。

因此，反扶日問題遂形複雜化了，在發動者，是一片丹心愛國，潔白無垢。在執政者，却盞羹蛇影，疑鬼疑神。這樣反扶日就不但要觸犯美國，有「反美運動」之嫌，同時也好像要碰到政府，妨礙中美邦交，罪在不赦了。憑良心說，美國扶助我們的敵人，又干涉中國內政，其地位與戰前日本對中國無異，我們沒有方法不反對它。戰前日本就是籍口「支那排日運動」，進而對我實行武力侵略的。一個被侵略的國家，生存被威脅的人民，如何能不作防禦的「排日」或「反美」？若中國政府不許人民有愛國自由，違背民族主義，愛國之士，自然也不能贊成這樣的政府態度。總之，以反「扶日」爲出發點的運動，本來目的只在打消美國對日政策，根絕日本的軍國主義，在無形中却和維護日本復興的美國甚至中國政府對立起來了。這對立是被迫的，不得已的，但必須覺悟，

也許要走到這個不幸的地步。伍子胥忠愛於吳，極諫夫差不可對敗越寬大，勿輕信勾踐。吳王怒而賜劍，使子胥自刎。子胥死時說：「刺吾目懸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夫差不悟，反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越果滅吳。意大利建國三傑之一馬志尼說：「因為我愛國，所以我被放逐。」忠愛國家而不見諒，至不見容於當道，歷史上不乏其例，可慨可恨！

梁啟超說：「真愛國者，國事以外舉無足以介其心……其視國事，無所謂艱，無所謂險，無所謂不可為。」誠如愛國，愛國的反扶日運動，訴諸良心天職，當然也應該是無所畏懼的，不可壓抑的。

二 日本投降的陰謀

日本復興的計劃，由投降那天起就開始實行了。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重慶大公報社評在「迎勝利日」題下就已指出：

「細看日本投降的經過，我們不禁非常擔心，日本現政府所領導的戰後政策，仍踏襲着危險的途徑前進。為日本民族的生存計，那可能又是錯了。即日本還處心積慮要埋伏力量，企圖復起。巧妙的逃避責任，偽裝和平。」

事實完全是那樣。日皇裕仁的投降詔書有：「爲一切國家之共同繁榮與快樂，以及我國臣民之安全與福利而奮鬥，……如吾人繼續作戰，則其結果不僅爲日本全國之最後崩潰與消滅，人類文明亦將完全滅絕。」他說他決定投降是爲了他國，爲人類文明。最後：「願我世世代代繼續如一家堅守其對於神聖土地不可毀滅之信心，牢記其責任之重負，以及未來之漫長途程，團結汝等之全部力量，致力於未來之建設。」他號召日本臣民，要忍辱負重，堅信日本可以復興，全心力以赴之。投降當時，日本尚有完整的陸軍部隊，五百八十九萬名，海軍兵力一百五十五萬名，大小軍艦五百三十三艘，飛機二萬架。陸海空軍的兵員及武器，都尙可以繼續作戰，也就是說，宣告投降，這些力量事實即被保存下來了。在對中國及對美英戰爭中，由開始到結束，日本所受損失，陸軍不過戰死一百二十一萬九千名，負傷二十四萬，被俘四萬一千，僅喪失兵力五分之一。海軍被擊沉艦艇六百八十四艘，損失商船六百十三萬噸。（這是美國統計的，有誇大。）據蘆田最近在日本發表的談話，總計日本損失國富三分之一。但無論如何，日本本國並未直接變成戰場，國家的元氣仍在，復興的物質基礎及人的要素，是被保存或隱藏着的。

復興必要的精神條件，第一是保存天皇制度，由於天皇制度的保存，日本資本主義

的封建性和軍事性，也將不死不滅。軍閥有所歸，財閥有所附。萬世一系的獨特的國體存在一天，則日本軍國主義的復起，有如逢春吐綠，勢所必然。近衛文磨深識箇中道理，所以他在御前會議說：「國內革命比投降危險。投降尙可以保存國體。」就是因爲這點，所以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日本經過瑞士通知接受波茨坦宣言，獨附一項諒解：「波茨坦宣言不包含任何要求有損天皇陛下爲至高統治者之皇權。」對此，當時美國務卿代表中美英蘇答覆，支吾其辭，只說，「按照波茨坦宣言，日本政府之最後形式，將依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願確定之。」這一答覆，許多日本大臣的解釋認爲：「護持日本國體者，應爲日本國民本身。」對於保持天皇地位，在精神上，日本獲得勝利了。

波茨坦宣言對「天皇」問題未作具體規定，或是一個有意的漏洞，但在條文上有，「欺騙和錯誤領導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威權和勢力，必須永久剔除」。威權（Autherity）即指天皇，除天皇外無可解釋。可是，八月十九日渡邊虎四郎投降使節團，到馬尼刺，據說麥克阿瑟就決定保留天皇了。

這是日本投降的陰謀，復興的物質基礎與精神條件，都具備了。

三 美日之間

美國扶助日本不是偶然的事。近代日本的興起，美國有開導之恩。德川幕府鎖國，當時日本比中國閉塞得多。一七九七至一八五〇年中，美國三次派人赴日，請求通商。一八五三年又派潘萊（Perry）提督率艦——即日本史所謂「黑艦來朝」——到浦賀，以大砲轟開了日本的門戶，簽訂慶應條約而去。由是日本乃大大覺醒，急起學習西洋科學，認真振興實業。日本對外修改不平等條約之時，美國總是以身作則，襄助日本的交涉勝利及滿意。在明治初期，日本有口皆碑的在稱道：「美國對日本，任何事情，都寄與好意。」（服部之總著條約修改及外交史）但是日本對美國的第一個謝禮，却是日英同盟。

過遠的事不提了。日本侵略中國，由「九一八」到「七七」，美國袖手旁觀，在大做其生意。「七七」以後，中國在生死存亡之交，美國還是和日本大做生意，給予侵華的助力非同小可。舉例來說：日本鍊鋼的原料一半用的是廢鐵，美國每年供給其廢鐵百餘萬噸，佔日本廢鐵輸入之百分之七十左右。日本機器自給率一九三六年是百分之六十

五。機器輸入美國約佔百分之五十。（英國佔百分之二十）日本生產汽油極少——每年不滿二十萬噸，而消費則需五百萬噸上下。一九四〇年日本消費汽油五百八十萬噸，美國供給其百分之八十。一九四一年三月一日美國國民週刊載：「國務部請求商務部將飛機油改名爲高量含量馬達油，使日本在一九四〇年購得馬達油五五六七〇三桶。一九三九年則購得飛機油六二八五六〇桶。」美國的汽油，載運美國的廢鐵，到中國來殘殺中國的人民。山姆叔捧着大肚子笑說：「汽油是中立的，廢鐵是中立的。」

據近衛手記暴露的外交祕密，——一九四一年四月至十月美日談判，對中國問題，美國曾同意對「蔣政權」勸告和平，根據下列條件：（一）中國獨立。（二）根據中日間成立之協定（按即日汪協定），日本軍隊自中國領土撤退。（三）不併吞中國。（四）不要求賠償。（五）恢復門戶開放方針。（六）「蔣政權」與「汪政府」合併。（七）日本自行限制向中國領土大量或集團的移民。（八）承認「滿洲國」。看這條件，可知美國的政策是決定犧牲中國的。後因蘇德開戰，日本推翻了這個諒解。最後，八月七日近衛建議欲與羅斯福會見。羅斯福欣然許諾，並擬定地點爲阿拉斯加的幾亞，希望作三、四日左右之會談。美國就是這樣一直對日本幻想和平，情願劃分太平洋勢力範圍，可以不顧中國利益，而與日本共存共榮的。所以珍珠港被偷襲，菲律賓被攻擊，事

前美國絕對不知道，中國情報機關曾告訴他們日本已決定要發動太平洋戰爭，美國並不相信，一笑置之。

近衛是聰明的。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要進監獄的前一天，他自殺了。留下遺書和手記，竭力辨白一點：除幾個陸軍首領外，日本都不願跟美國戰爭。特別替裕仁天皇解脫對美戰爭的責任。這是政治原子彈。近衛看穿美國沒有了不得的對日政策，可以利用美蘇的矛盾，復興日本軍國主義。現在麥帥已變成了近衛的俘虜，近衛死無遺恨了。

美日兩國都是帝國主義，要爭太平洋霸權，雖有衝突，但臭氣相投的地方多。不但今天在狼狽相扶，過去也曾不斷地合作，同事侵略。在南斯拉夫被鐵托驅逐出來的上海美總領事卡勃特（Cabot）對我們吹牛，「沒有麥帥你們怎會回到上海？」我想回答他：「沒有東條就沒有你卡勃特軍大砲的份兒！」美國是為擴張而打仗的，而且這仗是東條下的命令，只有你們「美國世紀，」該向東條的浩蕩大恩感謝。

四 麥帥陛下

美國總以為日本是原子彈打倒的，因而自居高功，獨攬管制日本大權。原子彈投到

廣島，日本戰志曾經動搖，但其動搖遠在原子彈投擲以前，因為納粹德國既倒，大勢已去。據鈴木內閣書記長官迫水久常所記，決定投降乃在蘇聯參戰以後，「八月九日清晨四時突接莫斯科電台廣播蘇聯對日宣戰。……消息傳來，誠出意外。關東軍當時兵力，因準備本土決戰，其重要部分已移住國內，故極為單薄，預計兩個月後，勢將全部消滅。余即整理有關文件，前往報告總理大臣，鈴木以極冷靜的態度喟然嘆曰：一切終於到來了。余決心由本內閣結束戰爭。」因此而有御前會議，以至接受波茨坦宣言。打倒日本，除應計算蘇聯的力量外，舉世公認，中國抵抗日本八年餘，貢獻最大。美國在對日作戰之中自有功勳，可得其應得的榮譽，但絕不該獨攬管制日本的大權，甚至一點也不採納或聽聽中蘇的意見。就算別國都客氣，讓你麥克阿瑟做日本的太上皇，可是，一切都應該遵照波茨坦宣言辦理，是不是？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莫斯科三國外交會議，決定設立遠東委員會，由蘇，英，美，中，法，荷，加，澳，紐西蘭，印度，及菲律賓十一國參加。任務是：擬定日本履行投降條款下的任務所應遵循的政策，原則與標準。應承接任何一個會員的申請，考核盟國最高統帥所頒布的指令，或盟國統帥有關該會職權範圍內的政治決定的措施。……其中又規定：「美國政府應依照遠東委員會的決策擬具指令，然後經美國政府適當的機構送

達統帥部，最高統帥應負責實施此項對遠東委員會決策的指令。」這遠東委員會在組織上是可以經過美國對麥帥下指令的，但是麥帥不管這一套，「下個屁」！在遠東委員會四強有否決權，實際連芝麻大事都否決不了。一切聽由麥帥一人的高興，愛怎樣管就怎樣管。當然，麥帥是代表美國的，執行美國國策的人，過於強調麥帥英雄的個性，將管制日本的不是歸罪於他，那是完全錯誤的。美國政府沒有批評過麥帥，一切都認為滿意，並歌頌其一切成功。

麥帥陛下透過天皇去統治日本，愛護日本的反動勢力無微不至。對日本物資不取秋毫，美國佔領軍及聯合國人不得吃日本一粒米，不得隨便坐日本的火車，甚至公共汽車。他糟塌中國人朝鮮人給日本人看，以收買民心。他把美國糧食搬到街頭，分給飢餓遊行的人民，堵塞他們反對日本政府之口。他下命令，不得選舉日本共產黨或左派的人做議員。他下命令，禁止罷工。這一類越出波茨坦宣言軌外的行政，幹得很多，罄竹難書。一九四六年八月——日本投降一週年，他皇皇演說，強調「日本各島的軍略地位」，指明將為「戰爭的跳板」，公開斥責「蘇聯帝國主義」。那時候，他就暴露管制日本的目的，是要變日本做反蘇的基地，而他本人，儼然就是遠東反蘇十字軍總司令了。事極明白。拉鐵摩爾指出過，「美軍將領中，有有些人主張使日本變成美國防蘇的

堡壘。」盟國管制日本委員會前美國代表已故艾其森曾公開聲明：「美國在國內也好，在日本也好，都不歡迎共產黨。」美國在日本公開打出反蘇防共的旗子快兩年了。這就是麥帥陛下統治日本的基本政策，美國管制日本的真面目。是近衛的原子彈，一九三六年有田八郎和希特勒簽訂的防共協定的再版。美日在這陰謀上面，打得如膠似漆，水乳交融，共同把波茨坦宣言燒毀了。麥帥陛下在火光之前，作着裸體跳舞。

按波茨坦宣言規定只能消滅黷武主義，清算法西斯主義，及障礙日本人民民主的封建勢力，並無一字說到該反對共產主義。美國完全不講國際信義，其道德墮落到遠不如戰前德日流氓國家了。

五 偽造民意的日本憲法

因為波茨坦宣言有一條「依據日本人民自由表示的意志成立一傾向和平及負責的政府，」美國佔領軍既變成了日本的保皇黨，自然要偽造一部憲法。

這部憲法是麥帥起草的，提交日本議會討論，在議會討論了百有餘日，一九四六年十月七日討論終了，以三百四十二票對五票通過。當時議會保守派佔絕對多數勢力，選舉是賄賂加上威脅，保守派的自由及民主兩黨其實就是前政友會和民政黨，他們以大財

闊大地主作背景，有戰敗時價值千億以上日元的隱藏物資，社會黨即前社會大眾黨的化身，參加侵略戰的社會法西斯，依靠「新階級」——新興的資本家。投票時麥帥及幣原政府通告，誰選共產黨誰就取消配給米。選舉棄權在百分之二十以上。這樣議會當然不能代表日本真正的民意，因為人民並沒有「自由表示意志」的機會。

但是新憲法產生了。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起實行。

新憲法規定：「天皇爲日本國之象徵，日本國民統合之象徵。其地位，基於主權所存之國民之總意。」（第一條）既是「象徵」，又是「國民之總意」，用這兩個字眼，確定天皇統治日本的皇權，已經「人民表示意志」，取得合法的地位。「維護國體的責任在日本國民自身。」就這樣維護下來了。根據新憲第三條，「天皇關於國事的行爲，必要承認內閣之助言，內閣負其責任。」這個「助言」等於「奏議」或「臺諫」，實際主權仍握在天皇手裏。

新憲第二章第九條：「日本國民誠實希求基於正義與秩序之國際和平，永久放棄發動國權之戰爭與武力行使或以武力威脅爲國際紛爭之手段。爲達到此項目的，（日本）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力，不承認國家之交戰權。」這一條條文新奇古怪，據說在憲法史上可特書一筆開一紀元。美國拿這條規定在宣傳，說日本已永久放棄武裝，放棄戰